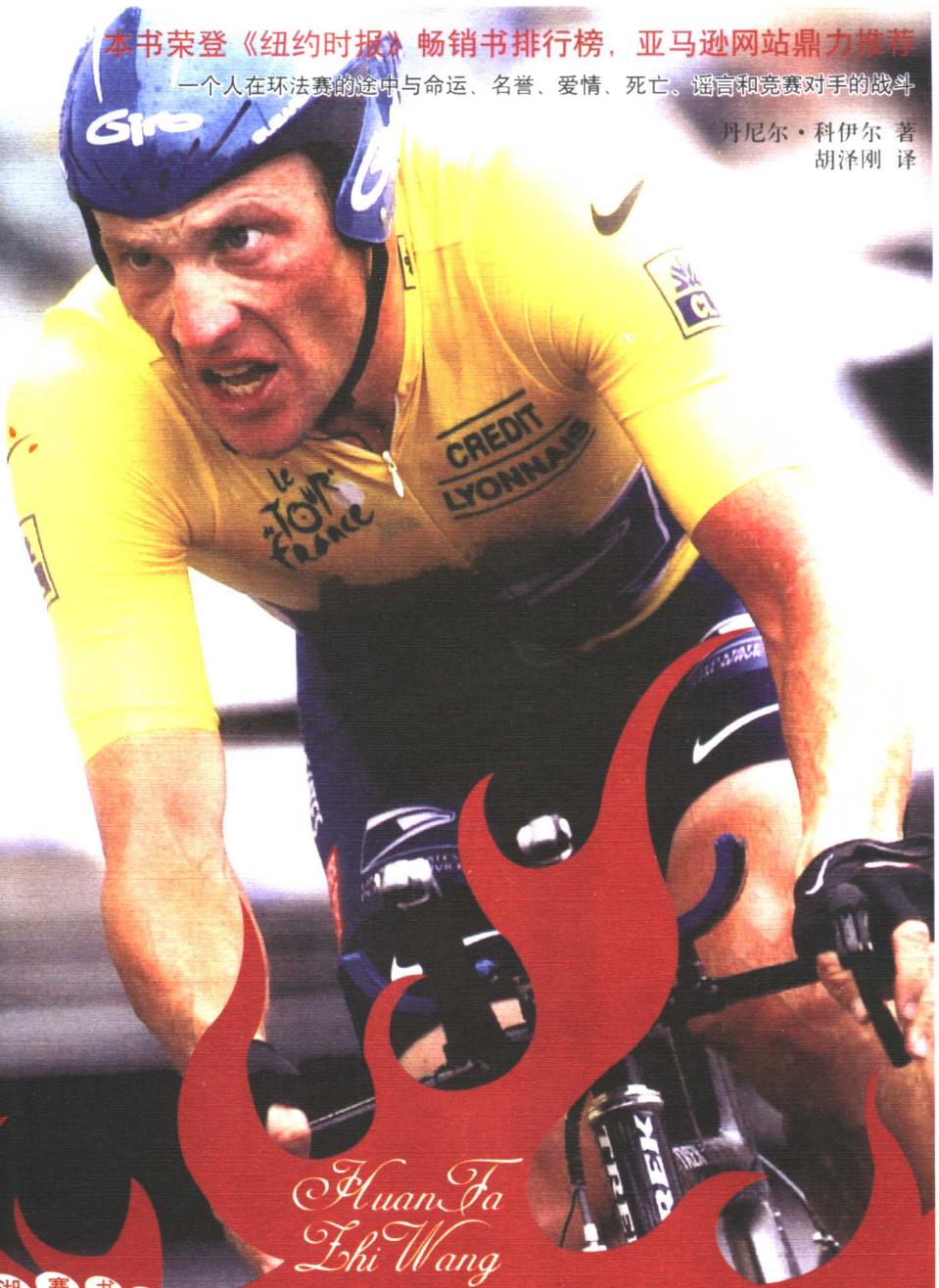


本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亚马逊网站鼎力推荐

一个人在环法赛的途中与命运、名誉、爱情、死亡、谣言和竞赛对手的战斗

丹尼尔·科伊尔 著

胡泽刚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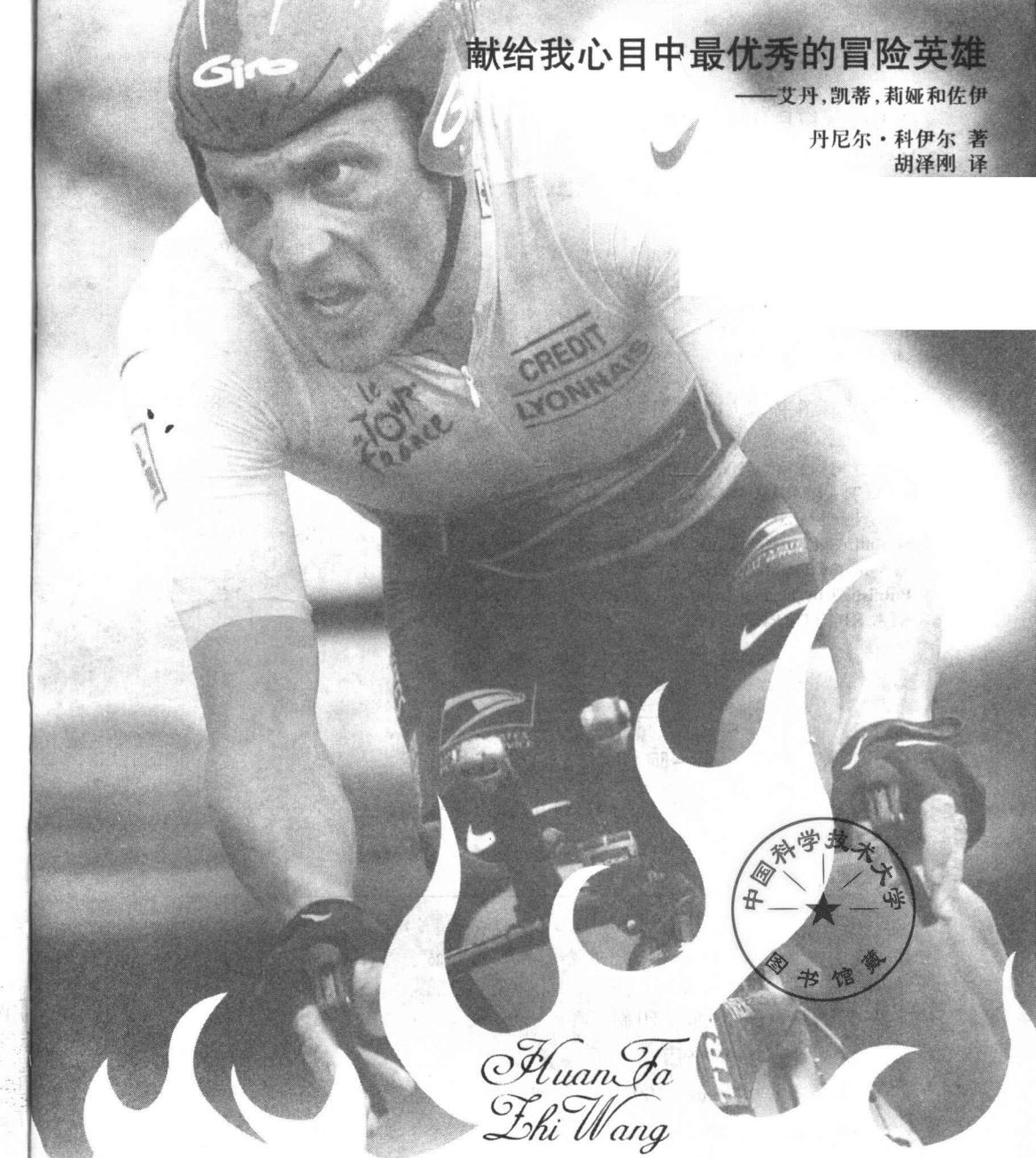
环 湖 赛 书 系

*Huan Fa
Zhi Wang*

环法之王

——阿姆斯特朗的征战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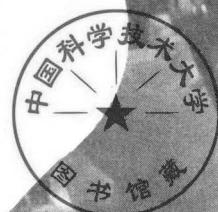


献给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冒险英雄

——艾丹·凯蒂·莉娅和佐伊

丹尼尔·科伊尔 著
胡泽刚 译

*Huan Fa
Zhi Wang*



环法之王

——阿姆斯特朗的征战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法之王：阿姆斯特朗的征战 / (美)科伊尔著；
胡泽刚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7

(环湖赛书系)

书名原文：Lance Armstrong's War

ISBN 7-225-02797-2

I. 环… II. ①科… ②胡… III. 阿姆斯特朗， L.
- 生平事迹 IV. K837. 125.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790 号

版权登记号：27-2006-001

LANCE ARMSTRONG'S WAR by Daniel Coyle

Copyright @ 2005 by Daniel Coyl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Qinghai People'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环法之王 ——阿姆斯特朗的征战

[美] 丹尼尔·科伊尔 著

胡泽刚 译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插 页 3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5-02797-2/I·501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前东德的扬·乌尔里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最有天赋，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车手。乌尔里希是五届环法赛的亚军，发誓绝不再出现这样的结果。结果还是出现了。(丹尼尔·科伊尔)

弗洛伊德·兰迪斯以前是门诺教派信徒，他那传奇般的能力使他成了阿姆斯特朗最有价值——偶尔也是最头痛——的朋友。(丹尼尔·科伊尔)





泰勒·汉密尔顿

阿姆斯特朗以前的队友，也是阿姆斯特朗在西班牙吉罗纳市的楼上邻居。“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优势，有一种致人于死地的欲望，”原邮政车队的一个车手说，“但是泰勒将这些深藏不露。”(丹尼尔·科伊尔)



在巴黎欢庆胜利的前一晚上，阿姆斯特朗已经在考虑七连冠了。(丹尼尔·科伊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本之书，所叙述的也并非虚无缥缈：甚至本首美诗古语“想得山中虎，本是堂前里鼠”便是如此。人生路途行将而至，若不大不去思虑走自己的路，真真一念起而垫高一家誉的腰向奉某些跟出微风，点一迷津，生出别又生出的神妙幻化式。转过首頁面而移向后首頁面，人生如梦，大漠晴沙，海阔天空。但见峰回路转，山重水复，豁然开朗，大喜过望。

前言
本式不寒冰亚恩瑞斯叶氏曾拜，而且不
首好他此景玉蝶，但想御那更首好。人个其口吐音极离强改好一事中，此
时撇捺入身首所，撇和捺相合，始同歌歌带强朗声洪歌同式相，曲其首
头，且游首能手用。此一段社大件水真·透蒂淇巴塞普丘的齋伯采資好一。普

1 墓王县陪周周，火中立断，湛兰星首量底，期付“
那黑个那 意志和智力是类似的同一种东西。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①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人称“自然哲人”，翻
文典“哥白尼学说入射，长青大著留，普用好言相合，人称“出显山立山脊，长青出其朗里人麻御进责负，长壁升泉个几中某，主造相“人知料千

2004年2月初，我和妻子詹恩以及我们的4个孩子关好了我们位于阿拉斯加的家门，然后旅行去西班牙的吉罗纳市。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迷宫般的中世纪卵石街道上行驶了三个小时后才找到座落在大教堂旁的宾馆。最初的几个晚上，每当教堂响起报时的钟声，我们就会“噌”的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跟踪报道自行车运动的一个新赛季。兰斯·阿姆斯特朗要赢得自己历史性的第六次环法赛冠军。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阿姆斯特朗的情况略有所知，也对他的事迹十分心仪。我读过他的自传《重返艳阳下》，而且每年都在电视上观看他勇夺环法赛桂冠的情景。我特别钦佩他与癌症搏斗的顽强精神、他那风度翩翩的魅力以及催人奋进的能力。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艰巨的体育项目中，他总是竭力去创造前无古人的奇迹。

与此同时，我也充满了好奇心。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职业自行车比赛的内幕知之甚少。我从书报和电视上看到的关于阿姆斯特朗的介绍都在重复同一个很富有魅力、很神秘的故事——而那个故事虽然是绝对的动人心弦，但我总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棒球迷，在

①斯宾诺莎（1632~1677年），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著有《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等。——译注

观看贝比·鲁思^①击出漂亮的本垒打。我很欣赏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又不由自主地想走下大看台，到正面看台的座位上去，到球场里面的草地上去。我想靠近一点，以找出那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使阿姆斯特朗在自己的对手面前具有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他又做出了哪些牺牲？他的伟大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而他的这种伟大之处被推到极限的时候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一个月前，我曾到加利福尼亚州索尔万市美国邮政车队的训练营地采访，并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压根儿就没有看见他，因为阿姆斯特朗是很难看到的，他时隐时现，通常被人群簇拥着。一位资深的德国记者塞巴斯蒂安·莫尔把我拉到一边，用手指着他说：“你瞧，那是行星兰斯，他在中央，周围都是卫星。”

那些卫星似乎是极富魅力的一群人。其中有他的总教练，那个黑眼睛、为机警的比利时人，名叫约翰·布鲁伊尼尔。车队里的职员中还有几位也是比利时人，他们言谈粗鲁，留着大背头，使人想起芝加哥“硬汉子棒球队”的选手，其中几个是护理员，负责按摩和队里的其他事务。在更远一点的是绰号叫“大孩子”的克里斯·卡米卡尔，他长期担任阿姆斯特朗的教练；有绰号叫“魔术先生”的杰夫·斯宾塞，他是该队环法赛的按摩师；还有绰号叫“邪恶大夫”的米歇尔·费拉里大夫，他是阿姆斯特朗的指导，因为涉嫌给队员服用兴奋剂而在意大利受审，但这个案子没有牵涉到阿姆斯特朗。吉罗纳是一个有着5万人口的城市，也是阿姆斯特朗在欧洲的家。我到这里来是希望找到一条路，以便进入这些人的轨道——也进入到阿姆斯特朗的轨道中去。

到吉罗纳后的第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我走出宾馆，碰到了“邪恶大夫”，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我楼上的那个房间。费拉里为人很热情，一头乌黑的头发，模样有点像斯奈德利·威普拉什^②，只是没有八字须。他管阿姆斯特朗叫“国王”。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奏起斯科特·乔普林^③的乐曲《演艺人》。我们约定一起去吃晚饭。第二天下午，在街道上的一个拐角处，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只见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伙子正缓步朝我走过来。我在邮政车

① 贝比·鲁思（1895~1948年），美国棒球运动员，1927年在一个赛季独创60个本垒打纪录。到1935年退休前，创下了714个本垒打世界纪录。1936年被评为美国最佳运动员。——译注

② 美国动画片《骑警杜德雷》中的一个反面人物，是同名主人公的死敌。——译注

③ 斯科特·乔普林（1868~191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作曲家，被奉为“雷格泰姆之王”。——译注

队的训练营地见过他们——一位是弗洛伊德·兰迪斯，一位是迈克尔·巴利，另一位是乔治·西恩卡皮。他们都是阿姆斯特朗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喝了咖啡。

大约一天后，我8岁的儿子站在桥上把一个三明治的碎片抛到河里去喂鱼。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自行车运动员骑车从桥上经过。

阿姆斯特朗笑着说：“别跳下去。”

于是，我们进入行星兰斯的旅程开始了。在欧洲逗留的15个月里，我跟踪报道了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包括美国运动员泰勒·汉密尔顿在内的三巨头。泰勒·汉密尔顿就住在阿姆斯特朗的楼上。我观看了他们的训练课、状态测试和六小时的训练赛程，参观了人体测试实验室，乘坐了车队专用的大巴，到过比利时酒吧间烟雾弥漫的后间，也去过吉罗纳的好多咖啡馆。二十多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经常到这些咖啡馆聚会。我开着那辆脏兮兮的蓝色“标致”面包车去观看穿越欧洲大陆的自行车比赛。由于车后带有睡袋和泡沫床垫，我的工作就方便多了，尽管睡起来不是那么舒适^①。

一路上，我跟阿姆斯特朗的总教练、教练、陪练、技术顾问、护理员和密友保持着联系。这些人都很慷慨地把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各自的观点告诉我。他们谈及一个共同的话题：阿姆斯特朗的复杂性。兰迪斯说：“站在远处看，他似乎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你离他越近，就越会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伙计。”

不久我便发现，要报道阿姆斯特朗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在报道你。在整个赛季中，他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总是向我暗示：我跟什么人说过话，他都了如指掌。他有时候把我领进他的圈子里，有时候又将我拒之门外。这逐渐演变成了一场较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赛季结束后，我去了他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家中。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下来。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气候宜人，天空万里无云，天气有点冷。我们滔滔不绝，无话不谈：各种比赛、他在环法赛上的表现，以及他新加盟的“探索频道车队”等情况。有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有的则刚刚开始。

他上身穿一件桔黄色的体恤衫，下身是一条宽松的褐色短裤，脚上靴着一双皮拖鞋。踝骨处有几个象形文字般的疤痕和伤口。他仰靠在一个单

^①有关自行车比赛的规则，请参阅本书第261页《自行车运动术语》的简要说明。
原注

人沙发上，半边脸对着光线，另一半则掩藏在阴影中。还没等我开口提问题，他就说：“唔，你觉得我这会儿怎么样？”

“唔，你觉得我这会儿怎么样？”

| | | |
|------------------------|-------|-------|
| (281) ······ | 吉米的床单 | 章一十二集 |
| (291) ······ | 点衣衫 | 章二十二集 |
| (298) ······ | 艾 豪 | 章三十二集 |
| (311) ······ | 杰森常五 | 章四十二集 |
| (326) ······ | 刺啦普小國 | 章五十二集 |
| c o n t e n t s | | 章六十二集 |
| (345) ······ | 中箭网虫 | 章七十二集 |
| (352) ······ | 自言自语 | 章八十二集 |
| (365) ······ | 吉 声 | |
| (383) ······ | 食腐者木怪 | |

目 录

- 前 言 (1)
- 第一章 双扇门** (1)
- 第二章 硬汉们** (8)
- 第三章 在自行车车库里** (15)
- 第四章 老好人** (27)
- 第五章 邪恶大夫加快车速** (34)
- 第六章 乌里和维诺** (43)
- 第七章 Q因子** (50)
- 第八章 飞船对房车** (63)
- 第九章 狗 岛** (74)
- 第十章 汉密尔顿的秘密** (80)
- 第十一章 邪恶大夫的奶酪** (87)
- 第十二章 嘿啊-嗒啊** (101)
- 第十三章 正确的领先战术** (113)
- 第十四章 蓝色的细线** (120)
- 第十五章 弗洛伊德的书** (127)
- 第十六章 攻击者** (137)
- 第十七章 十字军战士** (146)
- 第十八章 一分五十八秒** (155)
- 第十九章 危险边缘** (167)
- 第二十章 揭幕赛** (175)

- 第二十一章 比利时牙膏…… (185)
第二十二章 着力点…… (199)
第二十三章 爆发…… (206)
第二十四章 正常状态…… (217)
第二十五章 阿尔普迪埃…… (226)
第二十六章 源泉…… (237)
第二十七章 走进阳光中…… (245)
第二十八章 十二月…… (249)
尾声…… (254)
自行车运动术语简介…… (261)



第一章 双扇门

“上帝保佑，我真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我有了一个如此伟大的教练。”阿姆斯特朗在领奖台上说。他刚刚在环法自行车赛上获得了冠军，这是他连续第五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他兴奋地跳上了领奖台，向观众挥手致意。他的教练史蒂夫·罗宾逊也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他。罗宾逊是阿姆斯特朗的教练，也是他的朋友。他穿着一件印有“ROBBIE ROBINSON”字样的T恤衫，胸前还别着一枚银色的奖牌。背景中可以看到其他参赛者和裁判员，以及一些赞助商的标志。整个画面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感。

2004年2月

每天早晨，即使是在冬季，欧洲大陆也看似在炉火上沸腾。锅下面不是一团大火，而是数千道小火苗喷出的一丝丝烟和蒸汽，最后万物都沐浴在灰白色的雾霭之中。雾霭在乡村的上空徘徊，掩盖住了国界，填平了空穴，从千百个村庄的尖顶建筑物上流过。这些沉睡的村庄时隐时现，犹如无数盛极一时然后又颓废的城镇，在现代世界的热浪中处于半溶解状态。

在翻腾的雾霭上空，一架银白色“湾流”号飞机以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呼啸着自西而东飞来，机翼的两端像战斗机一样朝上翘起。在蚕茧一样光滑的机舱内，阿姆斯特朗俯视着云雾缭绕的下方，企图发现妖怪所在的位置。

② 他把那些企图引他上钩、拉他下水、行动鬼鬼祟祟的下流痞子叫做“妖怪”。眼前的景观跟这些妖怪一道朝前爬行。一个月前，一个“妖怪”偷走了他的银行信用卡，然后跑到一家购物中心去大肆挥霍（他对售货员说：“他们一定不知道这是哪一个阿姆斯特朗”）。两三天后，接着又有另一个妖怪撬开门，钻进他在奥斯丁郊区众多房产中的一个木屋，并在那里住了起来。几十个媒体的妖怪嘀咕着说阿姆斯特朗年纪太大了，分心的事太多了，完蛋了。一个意大利的妖怪名叫菲力普·西梅奥尼——跟他一样也是自行车运动员——控告他犯有诽谤罪。最大的妖怪是大卫·瓦尔什和皮埃尔·巴勒斯特，这两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宣称阿姆斯特朗可能服用了兴奋剂。这些妖怪就在云雾的下面，鬼鬼祟祟地逛悠着，用毛茸茸的手指来抓他，向他发出挑战。想到这一切阿姆斯特朗很开心。

他通过管理个人资料的掌上宝清晰的液晶显示器看着瓦尔什和西梅奥

尼或者其他一些人，而掌上宝则不断地把这些人的最新情况告诉他。他一边看一边说：“他妈的妖怪！他妈的该死的小妖怪！”

也许“开心”这个词用得不对。“活跃”还差不多。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对这些妖怪置之不理，或者假装不理会，但阿姆斯特朗做不到。他如痴如醉地看着这两个人，做好了战斗准备——上战场的准备，要去跟这几个混蛋较量一番。阿姆斯特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最纯真地体现了最本质的人类行动——把意志强加在漠不关心的世人身上——这种行动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具有神秘的魅力，因而迫使我们去关注它。由于意志的核心就是信念，因而我们在阿姆斯特朗的身上看到了信念的作用。

这种信念镂刻在阿姆斯特朗的脸上，镂刻在他那眯着眼的表情上。他这种表情被朋友们称为“那神态”。他眯着眼的神态是在模仿枪手瞄准目标时的样子，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因为他向别人炫耀的武器只有他自己，因而这种神态具有更大的魅力。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他得了癌症之后还五次获得地球上最艰苦的体育比赛的冠军。从人生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在奋斗；阿姆斯特朗小时候名叫兰斯·爱德华·冈德森，是个很任性的孩子，刚出生时母亲只有17岁，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帕拉诺。他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赢得比赛而奋斗，也为了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力量而奋斗，而他的奋斗非常成功，以至于他的脸跟40年代的乔·迪马吉奥^①和50年代墨丘利单人宇宙飞船上的宇航员一样成了代表美国的脸。他是一位实现了自己最美好愿望的英雄，而许多人却没能够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

那么，阿姆斯特朗最美好的愿望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你要找出答案可以询问他，而他的回答是（1）当一个好父亲，（2）跟癌症进行搏斗，（3）骑自行车。要不，你可以了解一下他把精力都花在了那些事业上：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募集到了几千万美元。要不，你可以统计一下他经营方面的兴趣：每年1 900万美元的签单权和对自行车队的部分拥有权。要不，你可以仔细阅读一下他家中戏剧性的事件：没有父亲的童年，跟母亲骨肉难分的感情，可是拒绝去见自己的生父。要不，你可以观看一下他人际关系的地形图；亲密的朋友和生意上的伙伴是一个筑有围墙的王国；他的熟人之多犹如无垠的原野，但他都是满怀热情去对待这些人；他对（如有人所称）已经中断联系的旧朋友冷若冰霜，好像这些人是冰封雪盖的群岛。要不，你可以注意一下他所激发的情感范围。很

①乔·迪马吉奥：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译注

少有人像他那样邮箱里不断收到的既有死亡的威胁，也有良好的祝福。

绰号叫“学院”的约翰·科里奥特是阿姆斯特朗最铁的哥们。他说：“有人觉得这难以置信，可他不是一个乐天派的微笑先生，不是那种要把世人从癌症中拯救出来的人物。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人兽不分的事情。在比赛场上，在生意场上，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谁领头，谁殿后，谁最棒？是兰斯。总是兰斯。”

长期担任阿姆斯特朗指导的费拉里大夫微笑着说：“这很简单，不是吗？兰斯想把整个世界一口吞下去。”

两千年前，希腊一些讲故事的人说到一群年轻的平民冒险前往死亡的国度。几个有魔法的人帮了他们的忙，他们才得以死而复生，凯旋归来，把自己的教诲带给世人。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狄赛拉姆博斯^①，又被称为“双扇门的他”。

有趣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这个故事的结尾讲清楚，没有使用“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之类结尾的套语，结果由于世人不听他们的教诲，那些到死亡国度冒险的英雄十分生气，从此销声匿迹。现在，阿姆斯特朗飞往西班牙，踏上了试图打破更具传奇性记录的旅程。这次旅程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他需要冷静。这次旅程的困难就在于，阿姆斯特朗平常从来就不冷静，特别是在目前。那些妖怪还是次要的：几个星期前，他最终跟结婚5年、给他生了3个小孩的妻子克里斯汀离了婚，这是一件很痛苦、代价高昂的事情。5年来，这是他最倒霉的一个赛季，他在比赛过程中受了好多伤，出了好多事故，身上千疮百孔。他大度地说这次环法赛是有惊无险。

赛后，他刚刚失去了最优秀的队友罗伯托·赫拉斯，此人出乎意料地加盟到实力雄厚的西班牙自由保险公司队去了。

但面对这些情况，阿姆斯特朗本能地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回应便是显露自己在没有赛事的淡季也过得心满意足。当然，这也是自我控制的一种表现。他当时笑了，眉飞色舞地讲述了自己目前要扮演的新角色：一个单身父亲（他说：“我跟克里斯汀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他带着新女友、摇滚歌星谢莉尔·克洛一起去参加电影首映式，去观看NBA篮球赛，去出席授奖仪式。他在《今日美国》报上宣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过”。

^①即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他曾两次出生因而获得这个称号，狄赛拉姆博斯一词在希腊语中就是“双扇门的他”之意。——译注

关于他年纪大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确切地说他已经32岁了。翻阅他1999年第一次获得环法赛冠军的照片，就像是仔细观看任期一届的美国总统前后不同时期的照片。取代玫瑰一样鲜嫩孩子气的是枯槁、干瘪的面容，头上还添了几根很惹眼的灰白头发，尽管自行车运动的行家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也清楚相关的数据：在他之前获得环法赛五连冠的运动员有4位，没有哪一位在31岁以后得过冠军（事实上，在此前73年的环法赛历史上只有4个人在31岁后得过冠军）。五连冠，31岁；这些数字凝固成了一堵墙。有人猜想，也许有某种生理里程计，某些踩踏板和心跳次数的秘密数据，一旦超过了这些数据，人的身体就会崩溃。

六次冲击冠军的尝试就像早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尝试一样：朝某一个高度长期不懈地前进，最后以在死亡区内迅速死去而告终。你可以查一查：1996年米盖尔·安杜兰在勒萨克斯，1986年伯纳德·希瑙尔在苏佩巴格内里斯，1975年埃迪·墨克斯在普拉鲁普，1966年雅克·安奎蒂在从沙莫尼到圣埃蒂安的途中——“嘭”、“嘭”、“嘭”、“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先谁也没有料到。这类事故有一个很合适的名字，叫“崩溃”。裂口突然之间张开一道饥饿的缝隙。有那么一阵子，上述几位五连冠的得主骑得好极了，朝着六连冠的海岸航行。接下来，他们就不行了，仿佛被上帝之手拂了下来。2004赛季只有一个问题：阿姆斯特朗会不会崩溃？在这个问题的后面也许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可能性：阿姆斯特朗的时机什么时候来到？对此谁也不知道，也许连他本人也不知道。

他的指导费拉里说：“兰斯从不承认自己的虚弱。对于他来说，不存在那种可能性。去年他的身体的确很虚弱，但他深藏不露。”

卡米卡尔说：“我认为他经常是快要不行了，但仍假装自己还行。不惜一切代价掩盖自己的虚弱是他的一大长处，跟其他的长处一样，这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障碍。”

布鲁伊尼尔说：“心态上的优势在今年显得尤为重要。他必须向对手展示自己的力量。也必须向自己显示这种力量。”他的队友兰迪斯则有不同的看法：“窍门就是不露声色。如果对手对他的情况稍有了解，就能赶超他。”

这场游戏已经开始了，阿姆斯特朗很喜欢赛季前的情报收集工作，透过迷雾他可以了解对手的情况。例如，他知道扬·乌尔里希得了感冒，没有参加该车队头几天的训练。他得知泰勒·汉密尔顿正在筹划雇佣另一个顶尖的西班牙籍爬坡高手来加强他的峰力队。他还了解到那些人都在眼睁睁地盯着他，而他则竭尽全力不让这些人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得太多（事实

上，阿姆斯特朗在训练营地患了感冒，第一次骑车训练的时候提前离开了，不过这件事没有报道出去）。这些人能够看到他的什么呢——嗯，阿姆斯特朗极力让他们的视线随自己的意志而转移。

阿姆斯特朗新近离队的队友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赫拉斯离开之前是队里的英雄，他曾两次获得为期三周的环西班牙赛冠军，在这个队里他的薪水位居第二，是主要的助理官员，被阿姆斯特朗称为“真正稀有的天才”，也是帮助阿姆斯特朗获得2002环法赛冠军的关键人物（阿姆斯特朗在关键的山地赛段结束后说：“罗伯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掌握着节奏，我只是紧跟在他的后面而已）。赫拉斯离队几天后就改名叫罗伯托什么来着？

阿姆斯特朗在训练营里说：“如果你把他在环法赛上表现得不错、真正出色的天数统统加起来，大概是几天，三天？还是四天？我想那还值得商量。你们可以仔细去查一查。”

说到这儿，阿姆斯特朗朝他们做出了“那神态”，最后又变成一种心满意足的微笑，那是一个把世界攥在自己手心里的人常做的鬼脸。一切都是那样顺心。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他的技术组正在设计一种绝密的新车型，去年那些闹心的事情已经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

这架白色的喷气飞机在云雾上方疾飞，飞机降落的时候又会是那老一套。阿姆斯特朗十分信赖的机械师和助手迈克·安德森会在机场迎接他。高尔夫球车会向飞机低声嘀咕，然后把飞机上的乘客和行李送到宝马540i轿车上去。他们俩会驱车驶进四周尚有城墙的古城吉罗纳，然后在中世纪风格、铺着卵石的狭窄街道上颠簸而行，最后进入那座古代宫殿改建的宾馆大门，里面就是他的公寓。明天他就要登上自行车，正式开始在欧洲的赛季。

两天后，阿姆斯特朗在一阵猛烈的砸门声中惊醒。他后来向外界披露了最近一次有人来闯公寓的情况。一个不速之客——后来才知道是来找他签名的——穿过20英尺高的大门，从里面的铁栅栏中钻进来，然后爬上直通他门口的楼梯，一边高声喊叫阿姆斯特朗的名字，一边用拳头猛砸他的门——砰，砰，砰——活像一个报仇的天使，或者说像一个来催他交款的收费员。

“这事够逗的吧？”他说，这时他的脸上笑容荡然无存。

就在阿姆斯特朗为自己在西班牙的第一场比赛做准备的时候，他的对手们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哨兵一样站在他的身边。那三个家伙来自不同的

车队，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进攻线路。

在离西班牙海岸不远处的马略卡岛上，扬·乌尔里希选择了力量。这位德国电信车队的车手已经享有自行车运动最伟大天才的盛名，他开始了自己的负重训练项目。他的目标是加强右腿的力量，因为两年前他的右腿做过一次手术，力量受到了影响。他的理疗医生比尔吉特·克罗姆说：“去年他比赛的时候肌肉不平衡。我们现在得使它平衡起来，方法是增加力量，减轻体重。”乌尔里希是个地道的力量型选手，他今年30岁，是前东德人，通过从事自行车运动摆脱了贫穷的家庭背景，并曾就读于苏联模式的体育学校。1997年，他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环法赛的冠军，从那以后，乌尔里希就一直跟伤痛和德国媒体称之为“食欲问题”的毛病作斗争。但是，他每年都能在比赛前迅速地恢复状态。在六次环法赛中，乌尔里希的名次从来就没有低于第二名。

用德国电信队经理沃尔特·戈德弗鲁特的话说，“扬一直要等水到了鼻子下才会开始游泳。”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2004年的环法赛。这既是命中注定，也是比赛组织者们所希望的。比赛的结果在倒数第二站就决出了，这一站是位于贝桑松境内一段漫长的山地计时赛，跟2003年的计时赛极为相似。当时，乌尔里希以1分36秒战胜了阿姆斯特朗，这在自行车赛中相当于橄榄球中的两次触地得分。的确，计时赛看样子可能是阿姆斯特朗唯一致命的弱项：从2001年至今，他只赢得过一次环法赛长距离计时赛段冠军。通过增加力量，乌尔里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体力，把全部赌注都下在了这一天。乌尔里希含糊其词地说：“我比赛靠的不是数字。力量上来了，就让它来吧，咱们就瞧瞧谁最棒。”

比阿姆斯特朗先期到达吉罗纳的泰勒·汉密尔顿在这里迎候他。汉密尔顿原来是他的队友，今年33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黑德。他对疼痛显示出超人的忍受能力，因而被誉为这项运动中最可爱、最顽强的人。汉密尔顿一边微笑着，一边带着骨折的伤痛去骑车；他一边微笑着，一边咬紧牙关。微笑是他跟别人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这个协议是以古老的新教信仰为基础的。新教相信：谦虚和持之以恒是会得到回报的。

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击败阿姆斯特朗的关键在他的车队。他曾三次在环法赛后协助过阿姆斯特朗，而现在他正试图把新加盟的峰力队建设成一支强悍的队伍，与阿姆斯特朗引以为荣的美国邮政车队一决雌雄。在他漫长的运动生涯中，汉密尔顿首次担当起了队长的重任。他是无可争辩的领